

雨后沈院赏牡丹

□李海州



送儿子到他朋友家玩，我有两个小时的空当期，便搜索附近是否有好的景点，发现沈院就在附近。推文显示里面的牡丹盛开，刷爆朋友圈，我将汽车导航直接设置导向沈院。

一路上，我在想：牡丹平时确实比较少见，我向来觉得牡丹是属于北方的花，它绽放在古都的深宫庭院，雍容华贵，端庄大气，带着沉沉的历史分量。牡丹这样的“花中之王”，如何能与江南的温婉妥帖地融在一处？谁能想到在沈院里会种这么多牡丹？

在普陀东港舵舵村的临时停车场停了车，乘免费电瓶摆渡车到景区摆渡点，然后向前步行200米直接到了沈院。此时春雨初歇，灰白阴云覆天，门楼古朴厚重，“沈院”金匾题字苍劲，朱红灯笼垂悬柱间，衬得白墙愈发素雅。门楼两侧古木葱茏、枝繁叶茂，几人缓步入门，灰蒙天色里，满院透着江南庭院的清幽与静谧。

穿过院子，右转弯，不经意间就在墙角处，发现一朵白色牡丹，莹洁如霜雪，花瓣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，像美人脸上细密的汗珠。沿着青石板路往里走，两侧的花圃用竹栅栏围着，沿路都是零散的牡丹。红牡丹殷红如胭脂，粉牡丹娇嫩如霞光，黄牡丹明灿灿的，在雨后的光线里泛着温润的光泽。似乎雨水把每一片花瓣都洗得格外鲜润，那些细密的纹理清晰可见，仿佛能看见汁液在里面缓缓流淌的痕迹。

到了孝女馆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

大片大片的牡丹花海，就那么猝不及防地撞进眼帘。万株牡丹在雨后的天光里舒展着，攒着劲儿盛放，既有倾国倾城的盛大气象，又有雨润万物的清宁诗意，隐隐约约浮动着一说不出的芬芳，便觉整个春日都融在了这方天地间。

沿着国公厅东侧小径往上走，沈院的园林景致徐徐展开。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曲径通幽处，花木扶疏。水池边几株紫牡丹开得正盛，花瓣呈紫粉色，花蕊金黄璀璨，在灰瓦白墙的映衬下，格外妖冶。微风拂过，花枝摇曳，落英缤纷，几片花瓣飘落在水面上，漾起层层涟漪。

行至牡丹园，目光瞬间被定格。雨珠凝在花瓣边缘，晶莹如碎钻，将每一朵牡丹都装点得楚楚动人。红似烈焰，粉若柔霞，白如凝雪，紫像幽潭，五色斑斓，泼洒成春日最绚烂的画卷。层层叠叠的花瓣经雨润泽，更显丰润饱满，瓣边微卷，肌理细腻，如贵妃出浴，雍容不减，清丽倍增。刘禹锡诗云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昔日帝都绝色，如今在江南海岛尽情绽放。雨雾中的牡丹，褪去几分北地张扬，添了几许江南婉约，风骨依旧，柔情更甚。

俯身轻嗅，雨后的牡丹香清而雅，淡而不寡。雨水滤去了晴日的浓郁，只留一缕浅淡幽香，混着泥土湿润、草木清新与古建木质气息，在湿润空气中缓缓弥漫。微风拂过，暗香浮动，丝丝缕缕钻入鼻腔，清润甘甜，沁人心脾。指尖轻触，花瓣微凉软糯，如绸缎般丝滑细腻。雨湿的花瓣薄而

柔韧，指尖轻拂，便微微颤动，雨珠滚落，坠在青石上溅起细碎水花，那是春日最温柔的馈赠，是牡丹最细腻的温柔。

在沈院赏牡丹，与别处不同。这里不只有花，还有一个流传千年的动人故事。沈院是为纪念晋朝时期从百济（今韩国境内）嫁到舟山的孝女沈清而修建的中韩友好文化园。相传沈清原型是韩国谷城郡元奉事之女儿洪庄，幼年丧母，与盲父相依为命。为报父恩，她捐身弘法寺，被寺僧卖给在百济经商的浙商富商沈国公为妻，远嫁到舟山沈家门。到中国后，她仍不忘故国的盲父，为使父亲重见光明，请人制作五百六十九尊观音圣像送往韩国，因而被誉为“东传观音第一人”。“卖身尽孝”的千古佳话，至今仍被后人传颂。

孝女温情，如牡丹芬芳，穿越千年依旧动人。一院繁花，一段传奇，花与人相映，情与景相融。牡丹因孝行更添温润，沈院因牡丹更具诗意，让雨后赏花，多了一份穿越时空的感动。孝女的至善至纯，如同牡丹的品格，不骄不躁，温婉坚韧，在岁月里静静绽放，芬芳了时光，温暖了人心。此时，我心中已有了为何沈院要打造成牡丹园的答案。

在沈院逛了近两个小时，不知不觉，云层裂开几道缝，天光亮了些。走累了，便在亭子里坐下，看花，看水，看天，心随景阔，心境澄明。春日美好，不过如此。雨后沈院，牡丹倾城，春风温柔，岁月安然，这一场春日邂逅，足矣。

春山一梦

□缪群舟

一碧万顷的海，一枚苍穹下的澄澈绿松石。渔船笃定地航行于海上，播撒下一行月白的飞燕草，翻滚的花朵如同颗颗倾洒的琼珠，在水浪之上欢快地蹦跳。东方天际的烈烈晨霞，早已不见踪影，唯留几缕黛色浮云，也被后方翻涌的云团渐次吞噬。少顷，前桅高处的相风乌，最先捕捉到细微的气流变化，从酣眠中苏醒，兀自清冷地转动起来。起风了，轻柔的风，远道而来的风。

紧闭的舱门轻微晃动，一双脚迟缓地跨过门框，迈着拖沓的步伐往外走。随意将前额的头发往后捋，他撑着惺忪睡眼，绕过堆垛的缆绳，行至船舷旁，深吸一口气后，掺着前夜的叹息，从唇间徐徐吐出。正待定神眺望远方，一颗冰凉的液体滑落额角。“下雨了吗？”他暗道，探出身子向近处张望，耳畔却灵敏地捕捉到一丝破空之声，仓促间抬头，斜上方茶白的掠影一闪而过，他的视线紧随其后，却只看见剪刀似的尾羽，不着痕迹地划出轻巧的弧线。

晨风托举着中华凤头燕鸥的翅膀，渐行渐远。这束洁白的星火向陆地无限接近，即将触及海礁崖壁时，已然放缓速度，敛着翅膀逡巡盘旋，机敏地确保无虞后，降落在松散的砾石上，舒张的双翼随之收拢。不远处已见停云霭霭，水波澹澹。

春自海上来。

“叮”，第一滴雨珠飘向绛紫色的莲花雨链，像滴入心口的一颗痣。长链微微颤动，惊得浮香四散。“朝云漠漠散轻丝，楼阁淡春姿。”

春，就此般，猝不及防地悄然而至。

应花之名，与春相约。去年在那座山边，园林工人用蔷薇搭成缤纷的长廊，春天以一墙刺向我发出请柬。如今，我如约来访。整整一年的等待，月光下，松树旁，田野间，无数次苦涩与美好的相思，焦灼又热切的怀想，好似久别的恋人。我在等待的煎熬中，多了几分思念的沉淀。

风传花信，草木蔓发。漫步山林间，我发现春天是多么真诚守约。她已经早早在树的梢头、草的嫩绿、花的清香里等候与我的相会。我会意地向她招招手，她会心地抿嘴一笑。刹那的遇见，明了就在这一动一入里。

攀至山顶，视线豁然开朗。这里有一块偌大的空地，空地的草丛中开满了各种野花。穿行在野花丛，仿佛徜徉在花的海洋。沿着花海的尽头极目远眺，海平线如同莫奈笔下延绵的轮廓，若隐若现，如梦似幻。诗人说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海是一首辽远而朦胧的诗，花是一位娇美含羞的少女。在我眼里，海是父亲，海风吟着父亲的歌，海浪扬起父亲的笑。即便别后经年，在依稀可见的、幽邃而狭长的时光罅隙中，仍是尘封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，是我的思念之火，灵魂之光，我的信仰，我的归途。

呼吸着辛香清冽的山野气息，我弯弯腰走近青草地，背靠一棵叶若华盖的大树。山风凝聚成透明的河流，淌过额头、眉心、鼻尖，润湿我的脸庞，像时间偶遇了我，一息后轻轻走远。

春在山中行。

日光映照山间湖面，逗动起层层清漪，潋潋的波纹如金鲤摆尾，珠箔迢迢。野花一簇簇，一丛丛，躬身折腰，饶有兴致地与蝴蝶捉着迷藏，蜜蜂在一旁热情地打着转儿围观。花香阵阵扑鼻，鸟语窃窃传耳，花色入心入怀。我慢慢地将眼睛闭上，听到了，我听到了大山的心跳，一颗绿色心脏的有力搏动，穿过厚实岩层，透过粗砺沙砾，渗过湿润土壤，迟缓而坚定，遥远而明晰。起伏的震颤，连同舒缩的频率，一道传入耳膜，汇入血液。我的心跳也欢呼雀跃地接近、同步、同行。

“春风一朝至，荣华并如斯。”一花一梦，一叶知春。“春路雨添花，花动一山春色。”在花香四溢、春色盎然的意境里，我慢慢张开双眼，飞扬的花香，流淌的春意一寸一寸融入我的心扉，内心渐渐萌发一种感恩慈悲之心。让春的花香、草香、万物之香，启迪我们的心灵之美。春天用天地之美，抚慰我们的成长和绽放，让生命在大自然的春光中，陶冶作为人而成为人的那种胸襟、人格与德性。

绕道走向山径小路，一股泉水叮咚而下，几个活泼俏皮的孩子蹲在溪边快乐地嬉戏。为首的小男孩，手中攥着刚采集的一叠树叶，与小伙伴们做成形态各异的小船，敏捷地将叶子船放入溪流中，像是主持一场微型的汲水仪式。潺潺溪水载着小小的绿舟，带上他们心中的希望，晃悠悠漂向远方。烂漫可爱的小女孩们则收集了各色野花：玉白的天葵、鹅黄的蒲公英、水蓝的婆婆纳、浅绯的酢浆草、紫红的宝盖草、淡紫的半枝莲……小心翼翼地将花朵放进溪水中，让小溪捎上她们花一样的童年梦想，匆匆奔向大江大海。孩子们玩得如醉如痴，不亦乐乎。

花溪淌过石缝，在山腰处转弯，发出欢乐的颤音，唤醒了水畔的桃花树，花瓣纷纷，与顺流而下的船队和野花，在洄水涡处汇合。轻巧的叶子船漂浮于花溪之上，恰似畅游在春海里的“绿眉毛”。那艘多年前常泊于滨港路沿海的仿古乌船，也曾沿着海上丝绸之路，跨越大洋，开启现代文明的对话。

伸出手，我不由自主地触摸小溪，涓涓细流从指间流淌过去。“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”赫拉克利特如是说。河水奔流不息，不舍昼夜，当你第二次将脚触及水面时，此刻的水已非彼时的水，而此刻的你与彼时的你迥然不同。流年似水，白日短促，宇宙世界瞬息万变。在这川流而变化的时间长河里，何不珍藏每个彼时彼刻，何不珍爱每个此时此刻。

春山亦可望。

悄然凝立，左眼是花浪流动的青山，右眼是绿意漾漾的沧海，指尖松风缱绻，动息有情。缓缓合眼，我握住了春的羽翼。

春天是诗的家。园。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”在这山海的南国之春，折一页春山之景，盈一袖杏花微雨，书一曲故园风月，寄给远方的你。

虾蛄之念

□智之

阳春时节，潜伏已久的虾蛄终于出海上市啦！海鲜市场熙熙攘攘，虾蛄摊位人头攒动，望着晶莹透亮、活蹦乱跳的虾蛄，吃货们满心欢喜，各取所需，匆匆而归。饕餮之徒，总算等到了一年中最解馋的机会。

虾蛄又名皮皮虾、富贵虾，其实与虾“浑身不搭界”，甚至连远房亲戚都算不上。它一般生长在浅海礁石缝隙和潮间带洞穴中，虽然个头不大，却异常凶猛，是不折不扣的肉食性动物。它形似螳螂，头足长刺，尾如折扇，腹节层叠，一身铠甲，发作起来，张牙舞爪，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虾蛄还有一个习性，每当出水时受惊，就会“嗖”地喷出一股液体，故沿海人家唤之为濼尿虾。对此，民间的传说更有温情。据老辈人讲，小儿夜尿频繁，甚至常尿床，只要多食虾蛄必有改观。这说法虽无典籍可考，却也代代相传，成了海边人家护佑孩童的朴素偏方，虾蛄也因此有了这个粗俗的别称。一只寻常的海洋精灵，

竟与孩儿的安睡相连，不免多了几分人间温柔。

我与虾蛄的缘分，始于一场小小的“交锋”。儿时好奇心强，初见鲜活的虾蛄伸手就捉，不料被其高高扬起的头足狠狠咬了一下，疼得眼泪直打转，从此便有了一种厌恶之感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常结伴下浅海推网捕捞，或下滩涂作业，接触虾蛄的机会多了，便对其有了更多的认知。海洋中的虾蛄是活泼的，身如弹弓，飞跃游动，碰到小鱼小虾，一双长长的头足勃然奋起，锯齿般的前肢用力一抓，猎物瞬间毙命，终入口腹之中。滩涂里的虾蛄大多安静，一般钻在泥洞里休息。每每看到水满的两头洞，只要在洞口用力一蹲，“扑哧”一声，受惊的虾蛄随着水流从另一个洞口慌忙窜出，疯狂挣扎，溅起泥浆一片。长大后，进城上学，激起泥浆一片。长大后，进城上学，尝遍了人间百味，最难忘的还是童年玩耍时的点点滴滴，最惦记的还是活蹦乱跳的可爱虾蛄，尤其是令

人垂涎欲滴的虾蛄肉，味道独特，鲜美无比，回味无穷。

不知何时起，女儿也被小小的虾蛄所吸引，不仅爱看，更是爱吃。小时候，闹着养虾蛄，先找了玻璃瓶，又注满海水，结果没养几天，虾蛄就死翘翘了，最终成了盘中餐。长大后，吃虾蛄更是上了瘾，几天不见便食之无味。于是，我就成了虾蛄“专买户”。四五月的虾蛄最为丰腴，肉质饱满，富有弹性，雌虾蛄还长满了膏，尤为令人喜欢。我经常逛市场，精挑细选之后，赶紧回家下锅，清蒸盐焗之间，满屋香气弥漫，入口更是鲜甜无比。何以感觉如此美妙？或许是虾蛄之鲜，或许是心念所致，真可谓鲜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这里既有海洋的味道，又有春天的气息，更有藏在岁月里的人间烟火。

小小虾蛄，一身铠甲藏温柔，一抹鲜味记流年。春潮涌动，正是虾蛄尝鲜时。饱享口福，不负美好之时，也更要关注生态，保护海洋，方可不负春日。